



八
六

服部文庫
117
340
4



117
340
4



莊子翼卷之五

北海焦 竈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道通於聖人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

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
 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
 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
 責矣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
 之為君也明此以北向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
 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
 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

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註 天道帝道聖道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滯
 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善之乃靜則有
 時而動矣萬物無足以撓心斯自得也水靜猶明而
 况聖人之心靜乎蓋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
 不洞明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者凡不平不至生於有
 為也休則未嘗動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矣任事
 者責言夫無為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止
 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俞俞從容自
 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為中來明此以南面北而
 以此而處上處下皆無為之至也夫無為之體大
 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以此退居間遊則
 樂許之流進為撫世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
 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家宰之任則德
 靜而司可矣家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無
 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
 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

伊呂

自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
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也

呂註天地運轉無窮而未始有物故萬物成而非離
歸非悅而求之也帝道一日萬幾而未始有物故天下
下服非以力服之也明於天通於聖知其皆運而無
所積則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變無窮無
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胸中也雖吾之自為猶將林
手無不靜者以為而未嘗為故也况人各為其為而
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
靜為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心以鏡心則其本
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萬物得我以生我則不
生萬物孰能鏡之明乎此則于其並作也乃所以現
其復于其芸芸也乃所以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
靜也木靜猶明而况精神上際下播無所不極而藏
之聖人之心則其靜也非特水之靜燭鬚眉乎中准
而已蓋天地於此乎觀則是其鑑萬物於此乎形則
是其鏡也虛則無所於逆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于

足

無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漠則合氣於漠
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為也天地之平則無有高下
道德之至則無以復加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蓋應
萬幾之變世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無所於休而其
神應於事為之象矣其能虛乎虛者剝其心則斂乎
其事而其富至于有萬不同故虛則實雖不同而其
理未嘗亂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將以靜而動動而
得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則靜而動動於不得已
而當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已
鏡心而無為無為則任事者責而我不勞矣命命則
無往而不然憂患於何而處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
靜之說則恬淡寂寞亦若是而已所從言之異耳萬
物職職皆從無為始乃其所以為本也古之聖人或
南面而為堯或北面而為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
或以玄聖之道處乎下或退居門遊或

進為撫世其明乎萬物之本則一也

筆乘

無所積無留滯也帝道即帝王天子之德聖道
即玄聖素王之道與未相應舊註以三皇五帝

同翰

公屬者非是六通四辟與開同言六合四方皆洞
 達也昧然聰明盡泯也平中佳大匠取法者如周禮
 匠人水地以縣是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天地將進
 焉故曰天地之平俞俞即愉愉處猶入也自得則悲
 哀不能入而形未嘗衰也故曰俞俞者憂患不能處
 年壽長矣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故
 曰萬物之本此又推本言之
 欲人知安身立命于此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
 爭矣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太宗與天
 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
 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
 齋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

不為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
 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
 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
 心以畜天下也

郭註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為物所尊奉故美配
 天者唯樸素也與天和者天地以無為為德故
 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與人和者順天所以應
 人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天樂適則人樂足矣物變

而相維曰聖自聖耳非吾師之暴戾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

天樂而已

呂註

靜而聖言內動而王言外無為也而尊則臣天下者無事于文采凡以明白于天地之德而已故處正處下進為開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大宗未始異也通乎此則無為而與天和均調天下則與人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人和者謂之人樂不過師于此而已蓋物不為矣澤世不為仁以至師球象形而不為巧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謹獨無師則其樂非外至故曰天樂也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不知

其為靜動與陽回波不知其為動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故其王天下也外則其鬼不崇內則其魂不疲萬物安有不服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推于天地通于萬物此所以為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

管見

道之在人靜則為聖動則為王皆以無為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為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不為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與人樂天樂皆出于和其各雖殊所以為樂則一蓋物不為矣澤世不為仁忘善惡也至于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師此而已生為天行自然運動死為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卽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無爲天下之所歸也無
 鬼責則鬼不崇無物累則鬼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
 何爲而不服此無他以虛極靜篤之理推于天地通
 于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此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
 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
 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
 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
 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
 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
 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

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
 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
 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
 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郭註 用天下而有餘閑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爲物
 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爲臣亦有餘也夫工人
 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王上無爲於親事而有
 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各能刻木工能用斧
 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
 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
 得而無爲之理至矣夫用天下者亦有爲耳然自得
 此爲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爲也爲天下者亦自得耳
 但君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稱有爲故對上下
 則君靜而臣動比古公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事然

居

居

居

居

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司使然則不得行其明斷而後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晁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夫主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無為也

呂註

無為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為之用故有餘有為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為之用故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經乎德德則無為而已故上無為下亦無為而與上同則稱德道則有天有人無為而尊者天道有為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為上亦有為而與下同則宣道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帝王天下者知不自處而天下為之慮辯不自說而天下為之說能不自為而天下為之為天不產而萬物化非我產之也地不長而萬物育非我育之也帝王無為而天下功非

我為之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當主之所以大也無為也者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者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諒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

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郭註

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其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大道之序言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為其有序也

呂註

知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之運而後從之則所謂謂虛無恬淡寂寞無為皆又所以保精神而後從之也。君先而臣從至夫先而婦從此人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狀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末上下豈可易乎。非特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先後為出於天地之理也。即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尚而不可亂。皆大道之序而已。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

口義

末要在主君無為也。許在臣臣有為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矢矛戈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誥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各各物也。比類例也。誥織悉也。禮法度數鐘鼎羽旌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

鼓 末自

鼓云乎哉意衰之未也即與其易也寧感意精神之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未學者
在人有所之而非所以先所以先者虛靜恬淡寂寞無
爲而已以此觀之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當
先若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曰尊卑先
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也化生
化生也詩言微亦作止是也萌萌芽也區區別也言
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
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衰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
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
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爲先也齒爵尊
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
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

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新傳

前言明此以北面稱之爲臣也則臣道當無爲
矣此又言未在于下詳在于臣者前言其怒此
言其分也夫有本必有末末亦豈能離本哉本則無
爲之理耳知其理而順之則五者自行而已矣故曰

既

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夫莊
子此篇深明自然之理所謂知于天而已至此而言
君臣父子兄弟少長男女夫婦尊卑先後之序亦所
謂知于人而已苟子譏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周豈
爲不知知于人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
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
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
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
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
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

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
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
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倒道而言逆悟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
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
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
數度形名比諱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
所以畜下也迂司馬云橫也

郭註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
而和理自適理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物之
各各當其形形名已明而無所復改故因在次之物
為非故是非次之至于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
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履位者言各當其才也
襲情者言各行其所能之情也必分其能者無相易
業也必由其名者各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
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之序治
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
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太通順序之道
呂註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
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唯真道真德則仁義之
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分有守而形可見各可高
有形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
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真賞罰當于理愚知處宜而不
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面不敢偽

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也
事上畜下治物儉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
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
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為太平而比隆于唐虞
也驟語形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為
本始歟則不正以末為本逆則不順當後而先言
道而無本末先後之序則是
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

新傳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由是而之焉者道也
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
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
謂之守形者物此者名者命此者所謂物此者
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
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
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
親疏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
以其所宜為矣故而不察可乎必原其情必宜其事
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

可以施

黨計

補註 因任即在宥篇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
可不因者民也愚不肖棄情疏云龔用也賢則
咸用本情終不舎已
故人矜誇炫物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
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
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
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
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其

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傲即

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察者恒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故日出寧日月雲雨四時晝夜皆

不為而自然也膠膠擾擾則自熾有事

呂註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往來屈伸莫有為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

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視不敖無生不廢窮民者豈不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所言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寓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為在于此與黃帝不異也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

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泰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夫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勿一作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

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反居謂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

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徵藏司馬云藏名也十一

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也一說易上下經并子翼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意不平聲收養也

郭註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愛人者欲人之愛已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

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於兼愛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志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呂註孔子不用於時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十二道教天下藏其妙用而未之嘗言則十一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老氏絕學反樸而示之以真則仁義在所獲棄宜其以為非人之性也自入道觀之仁非特成已又所以成物義非特立物又所以立

名

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為真人之性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物性非外餘我也無物而不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者也夫兼愛則非天德而出寧雲行而雨施者故以為迂也凡生於不足則無私焉乃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此謂物之自然也德則無為道法自然又何必得偈乎若擊鼓而求亡

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義所可復也

詳道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為本故德循道則天下無為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為而倍情此莊子所以託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性物悅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無親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忘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為久矣此言十一經者繙六經為十一也

方思善中其說者語方及半而老子遽止之也幾乎後言言近似落後的說話兼愛者有心于愛

去道已遠故謂之迂也擊鼓而求亡子者亡子逃亡
之人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亡也猶之揭仁義而治天
下是速其亂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上聖人也吾固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反古顯而不敢息今吾觀子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
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白復見曰
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
巧知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日子呼我牛也
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

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
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
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顚去軌反然而口闕計覽反然而狀
義然似擊焉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
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境有人焉其名為竊百舍司馬

云百舍止宿也跣也

郭註 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惜物棄妹不仁言其無近
思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常有餘也積斂無崖
萬物歸懷來者不之不小立界畔也士成綺復見自
怪譏刺之心所以壞也腹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
各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若受之於心則各實俱
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服者容行之謂不以毀譽自

歿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為為之則不能恒服矣崖然
 進趨不安之貌義然踈也穎然高露發美之貌闕然虛
 處交器之貌義然踈也穎然高露發美之貌闕然虛
 在奔馳也動而持者不自寄放也發也機趨舍速也
 察而審明是非也泰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泰則
 拙於抱朴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輿皆
 非脩身之道也邊境有人
 亦知汝所行非正人也

呂註

鼠壤有餘疏則可以取季女之飢而棄妹則不
 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而積歛無
 崖則不義老子絕學反朴示人以真而士成綺求之
 於仁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却也知
 巧神聖自以為脫焉則絕學反朴未始有物也而子
 以某事為不仁某事為不義則是呼我生而謂之牛
 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各而不受吾
 所以漠然也開心濟事而受之終身不救自遺其歿
 者也吾服也常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吾非以服有
 服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士成綺知而不足以為得至

人之心者以其在己者不足故也容崖然則若不與
 物交自循然則逐物於外穎然則若太朴口闕然
 則其言欲出諸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明而其心則若
 繫馬而止也動而持非能不動發也機不可以制也
 審而察則非襲明知巧而觀於泰非素樸守約者也
 凡此所為皆以為不信而已邊境非遊於道之中竊
 則非其有
 而取之也

筆乘

棄妹舊解為未學甚鑿意者妹氏棄疏于鼠壤
 老氏主於儉嗇故責其暴殄而疏棄之生熟不
 盡於前而積歛無崖即儉嗇之驗也夫巧知神聖尚
 存於胸中則必有不合者矣今解而脫之則呼以仁
 也可呼以不仁也可呼以馬牛亦無不可何者知
 仁不仁皆非其實也苟見其實而不受則始已有不
 仁之歿而今再受之徒增罪戾耳服從也吾之服
 從人乃是乎日常常如此非有心以服之也故曰吾
 服也恒服非以服有服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
 遂進踵步而前也崖崖異也衝突目而視也穎穎中

史廣而兩頭銳也開口去之貌義嚴毅之貌以嗜飲
自標異者其狀如此動而持發也言馬雖繫而意常
奔馳如彼之動而將發而強持之也機察而審其機
指能伺察而詳審也知巧而觀於泰自持其知巧而
驕泰可觀也夫機警之人嚴鑿日深而渾沌已死故
曰不信言非于性命之情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
守好詐者每伺隙乘便以自為功故敵國以盜竊目
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己掩物是亦盜竊而
已如孟子所
謂穿窬之類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
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
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
為之累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借審乎無假而不與

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
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實禮樂至人之
心有所定矣

郭註 夫至人有世故不患其大不與之借者靜而順
之不與利遷者任真而直性也退仁義者進道
德也實禮樂者以情性為主也
至人之心定矣定於無為也

呂註 於大不終則天地未離乎內於小不遺則秋毫
待之成體天下之物其有不備者乎廣無不容
滿不可測此道之所以為神也則流而為形失而為
德廢而為仁義乃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有世
不足為之累能棄世也天下奮棟不與之借忘天下
者也忘天下故不與利遷能棄世故守其本凡神之
所以困以不知此而已矣於道不塞於德不離退仁
義而不留實禮樂而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定也

詳道 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遺道則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大小不離乎有體而無體者不期於大小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已矣夫神之所應者外也外則神全心之所存者內忘內則心靜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後神無所困仁義禮樂內也故退之賓之而後心有所定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忘

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掌上輪扁斲輪於掌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
桓公齊桓公也
扁精爛為醜一作
精耳緩也若急也

郭註 貴非其貴者言其貴恒在言意之表也得彼之情唯心言遺書者耳此絕學去尚之意也輪扁

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

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呂註 莊子言此欲崇者遺言忘書而不求於形色各

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為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之喻非虛言也

評道 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各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各聲意不可傳之於書書必矣故善易

名

大

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豈非所謂祠祀畢芻狗擗醇精流糟粕棄者哉桓公所以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

王壽所以因徐馮而起焚書之舞也

管見總論 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道聖

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叙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

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論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交通本來一致廣無不容

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

立人極贊天道者也若夫失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己出炳

獨

靈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夫脩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多尚無為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

莊子內篇

卷之五

十七

捐

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於自然之理則可以治身而通於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詠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為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經以說成綺問脩身而其容崖然是皆徇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禮樂為道之賓能天能以極真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因故雖有世而不足為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魄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徇跡遺心全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魄為哉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織而不得

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浮梁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超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有上一作在上循本有作又巫咸殷相詔各六極司馬云四方上下也五常五行也九洛九州聚落也

郭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止日月不爭而自行耳自爾故不可知也雲雨二者俱不能相為亦

各自爾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也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但當順之順則治逆則凶者假寧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順其自爾故也

呂註

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真運真處也日月爭所吾不知其真爭所也求其主張綱維與推而行是者皆不可得水之升而為雲雲之解而為雨求其降者皆不可得木之折而為炭炭之不可得風起西東彷彿無定求其嘘吸披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可測而為神者也知神之所為則主張綱維降施披拂是皆皆以此而已五業即五福孽用五福威用六極順之而吉也反之則逆而凶九洛即洛書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戴之此所以為上皇則擎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嘘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豈必求之於鴻荒之世哉

詳道

天地之運處日月之往來雲出於地而本乎天雨降於天而本乎地風直乎東而起於北其覆載也其照臨也其散潤也豈或使之皆載於道之自然而已夫野馬飄蕩而不動旋風偃歎而常靜江河澆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地之運處以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以其不往不來也果莫詰其主張綱維孰知所謂若有真宰者耶

循本

日月同黃道故云爭於所有機織者如有以係屬之不能自止者無以係屬之風起北方從而西東又上而彷彿言起于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言上則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寡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馬。至富國財并馬。至願名譽并馬。是

焉

北名

以道不渝太案官名蕩字也一本蕩作盈或楚都也
兼并之也郭注
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身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在下。府藏居內皮毛處外。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淡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寡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寡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仁也。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天下莫知也。

郭注
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身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在下。府藏居內皮毛處外。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淡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寡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寡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仁也。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天下莫知也。

莊子

卷之五

二十七

然常適也。太息而言，仁孝者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余者除棄之，謂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况國與乎？斯實之至也。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顯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而致實。

呂註 世俗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為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是也。與道合，然無為，豈容心於其間哉？此至仁所以無親也。謂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此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不見冥山，去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敬者禮也，愛者情也。忘親道也，忘親忘之在己者也。使親忘我，忘之在人者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已。天下兼忘我，則天下住而相忘也。為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為利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然無為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自至仁觀之，則孝弟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豈足多哉？故至貴國爵并焉。

至富國財并焉，則操天下之貴富而制其僇，此財者也。至顯名譽并焉，修其可顯而至于至仁，則孝弟仁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固已并於其間矣。道不渝言其道無所往而不在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然乃不自得。帝曰：女始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蠶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
 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
 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
 主故常在况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階守神以物為量
 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
 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
 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
 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
 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

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
 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
 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
 謂之榮行流散徙不生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
 者達於情而逐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
 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標氏為之頌曰聽之不
 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
 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歲吾
 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

仆

載而與之俱也

馬云也阮爾雅云虛也

郭註

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

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成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呂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無首無尾運轉無極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故懼然悚然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所謂用天之道也齊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各滿既至樂周也塗卻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為量太制不割也其聲揮緯所謂闡諧也各當其實則高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於有窮常在極上佳也流於無止隨變而往也慮之不知逐之不及故聞然於使化去儻然立於四虛者弘散無邊之謂吟於槁也無所復為也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急也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

悚

然耳濕然無係隨叢而生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不曳自布耳幽昏無聲所謂至樂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所謂寧極也死生實榮行流數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積於聖人明聖人應世非唱也達情遂命言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心悅在道不在言也有後氏之領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懼然悚聽故崇耳未大也也次息故道迹稍減矣惑故愚愚故道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呂註

樂即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處奏之雖人以不

理而美樂出虛也行以禮義由太清而建樂居太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感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濁陰陽調和之未嘗戾其聲流光於天地之間然不感則不發也求之本末無首無尾死生續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懼此無它我以人示之彼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萬變不同所謂一者豈可待寧其懼也又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矣其

短長不一，滿谷滿坑，塗泥守神，以物為量，乃其所以
為聲也。揮毫則不制於宇宙，高明則所以為天。思神
守幽，日星行紀，止之有窮，流之無止，唯所示而已。欲
慮之而不知，逐之不及，目窮力屈，委蛇故念，此無它
我以天示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奏以無念，謂以
自然，混逐，養生萬物，芸芸也。林樂無形，各歸其根，也
有揮毫，不與動，無方也。幽昏無聲，居窮冥也。死生實樂
散從無常，則不制於一矣。此舉世之所疑，而聖人體
之於起居造次之間，未嘗離也。所謂聖者，無他，達於
情，遂於命，耳聽目視，莫非是也。則其天機而已。此所
以為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舉有焱氏之頌，成池之
妙，若此，汝欲聽之，且其無接而吾之聰不用，故惑也。
此無他，忘乎人，忘乎天而已。始懼故繁，次息故道，卒
感故愚，身之所以不能載道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唯
其去短而愚，所以
載道而與之俱也。

循本

蕩蕩神不定，默默口不能言，不自得，心不自安，
也。四時萬物言合，造化之自然，感表文武清濁。

協

陰陽言其間，節奏流光，其聲者言其聲，流順而光登
也。添此一句，協上韻，此即從之，純如也。聲始作，言
驚之，以雷震其卒，無尾其始，無首言忽然而起，忽然
而終，如雷霆不測也。一死一生一債一起，可常無窮
而一不可待，當連作丁串，黃一死一生一債一起，相
為循環，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不可以待，一死則
一死，一債則一債，則一起，繼之更無停留，何可遲疑等
待。北門成閭樂，如此，故生恐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
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雖和而有分，辨即所謂如
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皆
變如之意。在谷滿谷，在坑滿坑，聲之充滿也。塗泥，猶
言塗耳。塞目，吾之奏樂，不作聰明，惟守其神，而自隨
物分量，所受以為聲之大小，其樂之聲，則發揮寬綽，
其樂之名，則高大明顯，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
紀，各不紊亂，吾止之，于有窮，流之于無止，或止或流，
無常也。于雖欲思之，而不能知，望之而不能見，追之
而不能及，儻然自失，立於四面，空虛之路，倚於楹，梧
而吟，但竟且窮力，屈所謂雖欲從之，杳也。已既不

暇

可及則惟見其形象充滿虛空此心遂放弛而自怠矣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所謂無怠者謂之以自然之天命出于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共樂而無有形象即所謂釋如也其布散發作則聲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窈窕冥冥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於是極之而稽考其說遂參考之於聖人以爲聖人者能達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爲也此命字與前調之以自然之命相應天執不張不弛不離此命字與前調之聲之所司皆備具也天樂者即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炎氏之頌以見其聲外之妙也汝欲喻之妙處不可接故疑惑也夫懼則精神爲之森爽若有鬼崇然故曰崇息則心力疲竭欲棄去之故曰遁惑則知識昏迷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並載矣因論樂而及道也此一假文字便似張樂洞庭之野無

將

看

首無尾難以卒看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非沿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自然如此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成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眊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

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
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
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
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斷行周
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
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
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
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
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

相啗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
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
斃核攣挽裂盡去而後憐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
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唄唄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
醜人見
而美之歸亦捧心而唄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唄而
不知唄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師金魯之太
結唄為狗巫祝用之衍李云笥也蘇取草也昧
司馬云厭也或疏作麗夢中怪也感額曰唄
郭註皆絕聖去智之意耳無所稱嫌也先王典禮所

皆絕聖去智之意耳無所稱嫌也先王典禮所

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與矯效之
 端也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
 不勞而有功也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期於合時宜
 應洽體而已彼以為美者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
 變然後皆適也然則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
 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詳道

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蠻之哭殊
 聲而皆悲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乘時以制宜因
 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國不誣其用果可以便其
 事不同其禮故伏羲神農教而不誣黃帝堯舜誅而
 怒夏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比法其可行於今
 之法其可膠於古乎孔子推古以御今非膠於地
 緣迹以復於所以述而已師金恐天下之人溺於
 迹之弊所以始先以易狗舟車次况以桔槔橰抽終
 况以緩狙好醜猶古
 今周魯之不可一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

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
 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
 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
 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
 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
 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
 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
 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各公器

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慮也止可以一宿而不
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以遊逍遙之墟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道
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
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
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
鑿以關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
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
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明

郭註 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中無主而不止
正而不行者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故未嘗通
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
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要當內有其
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裁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
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遠慮猶傳
舍也仁義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
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僞生
而責多矣假道託宿隨時而變無常迹也逍遙無爲
有爲則非仁義矣從其簡故易養不貸者不損已以
爲物也遊而正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僞矣天下
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
其益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
慄也無所鑿以關其所不休者言其知進而不知止
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我天門弗開言守故不變則失
矣正

孫

呂註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三也。求之而為陰陽，而道非陰陽也。求之于陰陽，不出乎天、地、人、之。大故十有二年，而未得道之，所以不可獻之。觀其授之，而彼不止，外無正，則彼欲受，而我不可行。物之有主，固有之也。道之在己，有其固有而已。莫之有，而有之，是中無主，而己莫之受，而強之，是外無正，而不行。人與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強之，是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以其無正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其不正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之謂也。然則道非可求之度數。陰陽求諸已而已。名者不可多取，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觀而多責。道遠則無所不適。苟簡則其求易贖，不貸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采者，莫非真也。不能讓，祿忽有富而已。不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一無所監，觀濁水而迷清淵，不依則天刑之不可解。

怨恩，至生殺入者，正之器。非正之道，唯循天變而無所湮，乃所以用其器之道也。以其道用其器，此正之由。出入也。以為不然，則天門弗開，可知矣。

新傳 夫道集乎虛，而虛者足容于道也。虛則一而行，不一則不通。故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于內者，必行于外。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為自外而入也。此聖人之所以同也。故曰：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虛，夫行于外者，因集于內，所謂由外而入也。由外入者，豈為不虛而集歟。此聖人之所以必行也。故曰：由外入者，無主于中。聖人不隱，此老聃言入道致用之終。

須路 觀而多責，言凡觀乎此者，皆將望而責于我。一不至，則前者失矣。一無所鑒，以聞其所不依，言欲之所不依者，此我民耳。

法... 卷之五... 二十一

副墨

恩慈取與諫教生殺入者所用以正人之器大
變韻死生大故無所滯者當視了然一刀兩段
更無滯滯也。以是人而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
遊于逍遙之墟若其心以為不然。是外有見而內無
主天門不開矣。天門猶言靈府也。亦自老子天門開闔語來。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
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
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
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
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
之朴不足以為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厲。泉涸魚

泉

憤

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

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

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
啣，予又何規老聃哉？

啣，齧也。放風而動，可為云。放
依也。依無為之風而動也。

郭註以加其性，故亂也。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
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特易行之道也。
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
得也。夫鵠白，烏黑，俱自然耳，無所偏尚。故至足者，忘
名譽，忘名譽，乃廣耳。泉涸而魚相啣，濡言仁義之譽，
皆生於不足，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見
龍言老聃能亦化乘雲氣，養陰陽，言其因循無方自

潛

濡

然已足也

嗜

呂註 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憮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蠶蟻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無失則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奚係傑然若建鼓而求之邪天下已失其朴而救以仁義無異建鼓求亡言以名譽求之也且鵠白鳥黑林之自然何所加飾則各譽之規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魚處陸而相吻以溫不若相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朴而相吻以仁義之溫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能之合而成體散而成章未始累於其身也老聃以仁義為播糠蚊虻則不累於其身可知矣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尺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所非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

月生于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
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
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
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信哉余語女三皇
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
停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智
憐於厲厲萬劫邁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
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
蹙蹙然立不安李云鮮規明貌

李

蹙蹙然立不安

李云鮮規明貌

郭註

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非之則強哭也殺降也
殺其殺言親服有降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
教之速也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謂其競
速成也不能同彼伐則心競於親疎故不終其天年
也兵有順言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殺之順
也故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
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
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
有斯亂也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之婦女而上
下皆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斃遂至於此復
何言哉雖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
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
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
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呂註

老子以仁義憤心此播糠粃味自蚊蚋啗膚則以
五帝三王為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讓爭而
逆之聞則其迹之尤粗者自迹言之則使民心變因
不若親親不若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

順

而已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如苛為用知豈特
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將上察日月下察山
川其知憐於屬也之皇矣獸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
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甚也
子貢問其非三皇五帝而不
得所以非故楚七然不安

副墨

黃帝之治使民心一純一也堯使民親親
睦九族之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者

情禮獨隆于親而餘皆降殺民亦不以為薄也舜使
民心競也年競也虞帝尚賢故使民爭爭則和氣來
稷機發早開故使孕婦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
言未至于孩而辨誰何宜其天也禹使民心變變謂
變于古也人有有心各有机心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
也殺人者死殺盜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
私互相警備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下耳夫婦
人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
幼穉之女本不可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机警之心
偷薄之俗不言可知矣故曰又何言哉大率與禮記

大道為公
章甚相似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
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學者七十子君論先王之
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
稅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
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
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鴟之相
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
化類均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

莊子

卷之五

三十三

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
 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
 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
 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鈞取也鵲三
 蒼天鵲也

風化司馬云相傳風氣而化生也類獸名山海經云
 曹夷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
 牝牡郭璞註即引莊子解之烏鵲孺孺矣而生也魚
 傳沫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也細腰者蜂之屬也

郭註

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不
 經也况今之人專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鵲
 以群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于故曰
 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
 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性
 命時道至人皆順而通之得道無不可言化者無方

而皆可也失者無可言所在皆不可也烏鵲魚沫細
 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
 性合長而視幼故啼也夫與化為人者
 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矣

呂註

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
 以化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迹者履之所出

而迹豈復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白鵲之相
 視睇子不運而風化相感者神而不以聲蟲雄鳴上
 風雌應下風相感以聲而不以形類自為雌雄故風
 化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
 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壅故也豈可以言議意測則
 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在陳迹之間求其道而已矣孔
 子不出三月而得之於齋心服形之際悟夫烏鵲魚
 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味尊同則知之所不能
 知也化而已矣有弟而兄啼情使之然化則均可以
 生情則雖兄弟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矣夫
 丘不與化為人則為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為人也
 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

傳

患常在此

管見

鳥鵲乳至有弟而兄啼四句乍讀難通熟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熟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為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為主聖人者與化為為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觀夫鵲鳥之風化鳥鵲之孚乳魚之傳沫蜂之窠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以專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為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

管見總論

本篇以天運地處啓論端設問日月風雲運而行德教故無為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

天

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寒暑協序生於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停而五官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所存無非至樂也若夫治道比已陳之芻狗法度猶相友之相梨獲狙裂周公之衣醜婦效四施之美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烹鮮在於不撓為人上者信能體道法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滯澤長養而熟成之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數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消聞滯雷之妙遂棄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三月與化為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為運精氣為物遊竟為變此其所以為化也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為亢而已矣此山谷

注

卷之五

三十五

西

遂

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開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哨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

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刻意司馬云刻削也峻其意也怨譏攀樹而引氣鳥申如鳥之頓呬也道引道氣令和引休令柔
郭註 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不刻意云者，所謂自然也。無不忘無不有者，忘故能有，有若忘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若忘之而有也，忘而忘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矣。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非夫寂寞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矣。

莊子
 卷之五
 三十一

好一作惑

新傳

夫山谷平世之士強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為有
我而已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於所好是
以各蔽于一曲也故樂山藪者往而不能返仕朝廷
者入而不能出悟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就于養形
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真性之然也是矯制其意而使
然也豈與聖人同哉聖人則無我而已矣夫無我
則無心無心則無所惑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
故登履於至道而乃入于寥天一豈為刻意而高
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錄豈為行仁義而脩歛魏七
蕩蕩而在者天下豈為立功名而治欒淵靜晦默而
道遙於自得之場豈為處江湖而聞放氣柔真全而
形未嘗莫莫豈為資導引而壽於存而不存無而不無
莫知其終而至道自集皆無為之至妙而惟聖人得之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恬矣平易恬
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
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
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
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
憂其神純粹其寃不罷皮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
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
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莊子

養生

三十一

郭註

休乎恬淡寂寞，息乎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險阻，
 之變常平夷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
 於患難，故平易恬淡交相成也。憂患不能入，邪氣不
 能襲者，泯然與正理俱往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若
 夫不平不淡者，豈惟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天
 行任自然而運動也，物化蛻然無所係也，動靜無心
 而付之陰陽，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至乃
 動也，不得已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天理自然
 知故無為乎？其間故災生於違天，累生於違物，與人
 同者衆，必是焉。故無人非同於自得，故無鬼責生乎
 死，休泯然無所惜也，不思慮付之天理也，不豫謀理
 至而應也，光而不耀，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而
 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無所欲故其寢不
 夢，其寢無憂，其神純粹，其境不疲，乃與天地合恬淡
 之德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繫，靜而一者不可變也。
 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芥之違虛之至也。夫物自來
 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若
 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矣。

責逆

忤

呂註

聖人休休焉不役心於取舍之間，平則不波，易
 則不艱，恬然無知，恬不交物，所謂寂寞無為者
 亦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所以得入而繫之者，以知
 知物也。交而隙生，其間故也。生也天行，則未嘗生故
 出不忤死也。物化則未嘗死，故入不拒，靜與陰同，德
 不知其為靜也。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為動也。不為福
 先則福亦不至，不為禍始則禍亦不來。蓋為福先禍
 始非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起，則是用知與故人
 之所為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能災，物不能累，則無
 人非鬼責也。宜矣。故生乎死，休無感而寂物至而應
 發乎天光，而非儻，其中信而非約，不夢無憂，寤寐
 同也。純粹者不雜，不疲無所為，天德者聖人，所以君
 天下也。悲樂之情難去，故為德之邪喜怒，倏起滅，故
 為道之過四者皆起于好惡，好惡則悲樂喜怒之未
 形于外者也。夫入之心終日萬慮而未嘗止，則惡能
 頃刻而靜哉？聖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不變，是為靜
 之至也。無所于忤，若虛船之觸物而不怒，是為虛之
 至也。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為淡之至也。若然則雖入水踏

莊子

卷之五

三十九

火無往而非我 虧有

方子及

忤與逆二字何所分別而兩言之玩虛與粹二字可見蓋順事應物無所乖拂自非虛器

合

然包合萬象容畜萬物無所逆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禪而裁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

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

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

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

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司馬子吳也于谿越山出

郭註

不依則弊不已則勞勞則竭者物皆有當不可

失也水之性象天德者無心而借會也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住淡而無為與會俱而已矣動而天行若夫逐物而動是人行也愛劍者猶神而載况敢輕用其神乎精神四達上際下蟠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化育萬物其名為同帝言所有無方同天

莊子

卷之五

三十一

帝之不為也純素勿失與神為一常以純素守乎至
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精者物之真也與神為一非
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苟
以不屬為純則雖百行同率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
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備乎有非常之觀形至
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太羊
之齋肅得謂之純素哉

屬

呂註 觀聖人之心虛無恬淡如向所言則雖終日從
事而精神不勞古之人所謂處心而用形視所
不以耳目者以此也獨耳目自乎声色而役心乎取
舍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竭宜矣水
性清平固自然也直不雜莫動之而已知其如此而
以鬱閉不流為莫動則不能清所謂天德者其象亦
猶是也故純粹不雜水清之象靜一不変水平之象
動而以天行水之不以鬱閉不流為莫動之象也而
天下之方術有制于虛靜而不知規復于並作之間
歸根于芸芸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而世之

入以為養形足以存生又不足以此劍之押藏以
其用之利也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于越之
劍哉其各為同帝則其質豈虛劍之可寶哉乃不知
所之以此純粹抑之以靜一蕪之以無為將之以天行
是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神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
方其守也則有所謂守之者生而勿失則生之與所
守者合而為一矣倫即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
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精者不虛惟
能之

管見總論

是篇以刻意命題請刻礪其意違世矯俗
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而長德消民始難治
矣故南華歷敘古人之立志各異若庚齊之為冠孔孟
之為修伊傅之為治巢許之為隱若彭之為壽以述
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為聖為賢者以其有
為而不累於有無為而不溺於無因時之曰否為身
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為平易恬淡不竹物

莊子

卷之五

四十一

故

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災象非責何從
而至知生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靜虛粹粹與
物無作卒歸於養神之功而申以神藏越之論則
之於身輕重焉何如而世人循昏迷苦此故其立論
始於非刻意尚行之置而終於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謂之本純
素以守神為先至於與神為一則道之大本質
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哉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
明謂之蔽象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
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
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

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也
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家已
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俗學上舊兩俗字

郭註

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
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
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
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不蕩而性不失也
得也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
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和故無不得道
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亦行焉無不理
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若夫失義明而不由忠則物
愈既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述
則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述則禮
也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

本

性

卷之五

四十一

而萬方夫矣各正性命而自家已德則不以

此歸彼也若以此具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呂註 性於俗其患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學

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茲其矣恬者安之而

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生而無

以知為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

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

子之恬知其實一也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

養而能至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照曠知之

失在傲則無以復乎混冥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

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德則和也行於萬物

者道道則理也德之体和而其用無不容則為上道

之体理而其用無不理則為發義明而物不得不得

忠也中純實而非偽象之所由生信則有諸中形諸

外而為文禮也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萬物

各正性命則自蒙上德矣所謂德矣以具彼為哉禮

象偏行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具具則物必失其性

致 擬

天下所
以亂也

筆乘 性于俗學滑欲于俗思為向善解失之性非

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而俗

思不可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蓋動念即乘况

於禮極心即差况于思非惟無以徹其覆而概益之

蔽耳以恬養知乃復性致明之要知即人之覺性是

性也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學養之思亂之者恬

者無為自然之謂夫謂之養知者有心于知矣不知

知體虛玄泯絕無寄蓋有知而實無以知為者恬故

又謂之以知養恬恬即禪家所謂無知者也知即禪

家所謂知無者也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

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也如此則道德仁義忠禮樂

無不貴之如木之有根而華實並茂所必至者不

得謂之偏行也若不出于性而樂求之禮樂則逐末

枝

性

卷之五

四十一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化之流，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又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

復其初

心與心識知

郭註

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物皆自然，故至不能無為而美，無為之迹，故致斯弊也。順而不

世已失一感，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安而不順，安之于其所安，而已。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喪，去性而從心，言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心識言，彼我之心，競為先識，則無復任性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言忘知，任性斯乃定也。文博者，心質之節，初謂性命之本也。

呂註

所謂處混茫而得澹漠者，即憊人義黃至一之妙處也。而諸聖人者，混茫澹漠之粗迹也。自其妙

處觀之，以道莅天下，而使民無知，無欲，謂之至一。亦其宜也。自其粗迹觀之，均于為天下，而其德不免於

燄

滅与

下衰而不出於至也故為道者常絕聖棄知復歸於無物而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處則聞此言而驚歎矣詩不足怪也自達人至唐虞則治化之流與世散札時有厚薄其應不同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偽也夫道無不善有所謂善則不合矣德無所行有所謂行則不惠矣仁則善之長義所以行之也道德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乎心也雖道廢德是去性而從心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今以心定天下之心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足以定天下故附以交而滅質益以博而滿心文則孔樂博則窮質則性也孔樂行而天下乱來所以復初致明何哉得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殺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

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郭註 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若不貴乃交相興也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者若自隱而用物則世道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我所以交喪也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

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已彼此謂軒冕與窮約也既
憂而已言亦無所懼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
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盈
外而虧內其置倒矣也

呂註存身則靜而已行身非徒靜必應變而不害乎
靜可也忘言而知無不知去知而德無不備此
然處其所則不待避世商物而世物無足以累此
行身之道也道不小行德不小識則不少損以趨世
不少損以趨世正已之謂也樂全者無以益其樂志
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得志也道則性命軒冕物之
樂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無以益之
之樂則喪已失性是為倒置者也矣

管見總論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而苟
未為顯惡而妨道為甚夫益之以外幸亂之以妄思
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而北其轅也真人又慮幸
者憚其空無渺莽无所致力設為恬知交泰之論使
人易入焉夫入處世間酬幾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

辨山

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
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為至和符在
命於布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
處混茫而得澹漠雖有知而无所用則其為化也博
矣奈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商道險德滅質用心至
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田林之聖人深根
寧極以期且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无
容休戚於其間尚何以知為而其樂全志得有超
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取
此至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

莊子翼卷之五終

